

書譜珍藏本「一九七四—一九九〇」

伍拾捌

一九八四・叁

書譜編委會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

書譜

一九八四年叁

書譜

第十卷第三期（總第五十八期）



\$10.

王鐸專輯

仲方四兄屬

自掃竹根培老節

集山谷完漢句

願携茶具作清懽

馬生陳昭嘉

書譜伍捌目錄

每期專題：「筆走龍蛇的王覺斯」筆談會

第一部份：生平簡介

王鐸的一生

牛光甫 20

第二部份：王鐸書法的特點

二王爲本 兼採百家

牛光甫 22

妙在行氣和墨法

沙曼翁 28

飛騰跳擲的王鐸書

王啟初 29

第三部份：王鐸書迹的分析

王鐸書法的總結——《擬山園帖》

劉恒 30

從《王鐸字典》看王鐸

丁浩夫 34

碑帖精選

王鐸草書長卷

智龕藏 38

趙之謙致王懿榮書

楊善深藏 72

篆刻篇

沙邨印話(二)

沙孟海 4

編後話

編完這一期，首先想說的一句話，就是要感謝各位藏家的支持，特別是智龕先生所藏的王鐸草書長卷和楊善深先生所藏的《趙之謙致王懿榮書》，都是難得的精品，且從未公開發表，本刊得以首次披露，深感殊榮。

本期是王鐸專輯。王鐸是明末清初的大家，行草尤擅勝場，純從二王一脈而來，論者多以為在董其昌之上。目前日本書壇，追慕王鐸者甚多，形成一有力之流派。這裏的原因，值得國人研究。

本刊爲此組織一筆談會，邀請牛光甫等五位書學專家就三個問題進行探討。他們的觀點，有與古人同，也有與古人不同；有彼此相同者，亦有彼此不同者，各家直抒己見，可供讀友思考。本刊旨在提倡學術研究，見仁見智，容有不同，歡迎專家和愛好者都能發表自己的意見。



書譜伍捌目錄

漢印概論(中)

馬國權 6

雅集

方召麐畫得力於書

漫翁 14

懷念父親泥道人

趙林 17

謝啟唐書如其人

周采泉 18

讀友書法作品 讀友篆刻作品

黎豪 沈定庵等 15

文房四寶

清黃易摹武梁祠畫像硯

蔡鴻茹 60

書法講座

運筆法

鄧散木 62

書家和書史

陳曼生的書法篆刻藝術

王冬齡 68

書論介紹

馮武和他的《書法正傳》

崔爾平 70

每期楹聯：陳鴻壽

據悉一些書學研究者正在整理古代書學著作，他們廣泛搜集各種版本，對原著進行校點注釋，將予陸續面世。這無疑是書法愛好者的一大喜訊。本刊捷足先登，請這些專家先寫一點介紹性的文章，在本刊「書論介紹」中刊出。本期崔爾平先生《馮武和他的〈書法正傳〉》就是其中之一。又鄧散木先生遺著《運筆法》、王冬齡先生《陳曼生的書法篆刻藝術》，都是值得一讀的。

下期是吳昌碩專輯。本刊將有一批從未公開的吳昌碩先生的史料和精品刊出，敬請各位留意。

出版：書譜出版社

香港灣仔道107-111號慶邦樓三樓A座
電話：五十七二六〇〇九

社長：梁披雲
督印：

編輯：本刊編委會

承印：大昌興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九號

發行：利源書報社

九龍洗衣街二五一號地下

漢城分銷處：東軒筆房

漢城鐘路區公平洞九番地

電話：七二四——一九五五

廣告總代理：瑛寶公司

中國大陸廣告代理：

百樂貿易公司

台灣、韓國廣告代理：

瑞華行

Published by Shu Pu Publishing Co. 2/F.,
Flat A, 107-111, Wanchai Road, Hong Kong
定價：零售每册港幣十元

沙邨印話

(二)

沙孟海



篆刻篇

埏埴以爲器，方圓具矣，而天機不存焉。

巧工引手，冥合自然，覽之者終日不能窮其趣，然而不可施之以繩墨。此汪容父道巴予藉之爲人也。余謂移此論印，尤爲得之。予藉所刻，亦復相去不遠。使今世有能是者，余不敏，當羸糧從之矣。

余初謁叔孺丈於上海虹口，丈以歛黃樸存先生質濱虹草堂藏印一部相貽，謂是譜已不易得，蓋其中鈐錄餘印數百事，已非黃氏物矣。初，黃寓上海某處，一夕，鄰舍火起，黃倉皇捧一篋下樓。遇一少年入，曰：「爲公守此，可更上樓取它物。」取它物下，而少年已颺，不記爲誰何人。篋中即其平生精力所聚之銅玉鈐印也。

蕙風丈彙撰《天春樓漫筆》，謂夜來香開時，必有螳螂棲集葉底，屢試不爽，之二物一若相依爲命者。一夕君木師語之曰：「若放王桐花句例，則當云『妾是夜來香，即是螳螂矣。』」遂聯句得《浪淘沙》一闋云：「風雨黯橫塘，著意悲涼，殘荷身世誤鴛鴦。花國蟲天回首憶，猶說情芳。」蕙「妾是夜來香，即是螳螂，花

花葉葉自相當。容易秋邊尋夢去，點鬢繁霜。」木蕙風丈並屬余取王句合此語製一印紀其事，今存集中。

君木師以蕙風丈體物之微，稱之爲「況螳螂」。蕙風丈則曰：「就詞句言，當稱爲『馮螳螂』矣。」我屋公墩，究將誰屬，并記二先生之言於此。

明人書畫所鈐小印，率多清正樸質，不失炎漢風規。文、何大家之作，偏少兩京氣息，意者二氏標高揭己，獨闢町畦，工能之極，轉挾匠氣。其所以離異古法者，正其所以博盛名歟。

早歲治印，喜爲搗叔。乙丑四月，缶廬丈題余印存，乃云「浙人不學趙搗叔」，又云「不似之似傳讓翁」，蓋諷之轉旆也。缶老亟稱讓之，然其集中爲讓之體者，亦復不多。通觀全稿，渾剛蒼古之氣，不可逼視，讓之對之，故當卻步。余近作亦不肯轉爲誰體，老杜云「轉益多師是汝師」，吾意亦猶是耳。

丙寅居上海，獲交海門王啓之賢，寓廬咫尺，晨夕過從。嘗鐫數印貽余，久無所報，一夕，見余自製「勞勞亭長」四字，輒奪去。君木師旁視而笑，謂啓之名正言順，若也咎由自取。余亦無可奈何。今時人稍稍稱王勞亭矣，使啓之誠分得吾勞以去，余亦何愛區區。三年以來，余征車南北，塵勞萬狀，名去實存，啓之其謂我何。

梁葆林有印云：「二十舉鄉，三十登第，四十出守，五十還朝，六十開府，七十歸田。」不翅其自序也。康長素有印云：「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徧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襟度尤豪。

文徵仲嘗有印曰：「維庚寅吾以降」，《離騷》句也。後人有效之者，云「維癸酉吾以降」。缶廬老人嘗有印曰：「湖州安吉縣」，唐周太朴詩句也。時人亦有效之者，云「廣州番禺縣」。

唐世有慕太白、樂天之爲人者，自爲名字曰「張碧大碧，黃居難樂地」，今之效文吳者，何以異乎是。

張瓊英女子，能印者也。里居、年代皆未詳，啓之齋頭見其印款墨本一紙，乃其絕筆，且爲新昏夫婿刻者，字迹樸好，造語亦近雅，惜印文不可得見。世有知其人者乎，願有以啓我，遂錄款語，用代零丁。

「夢濤夫子以片石命刻名章，以嫌故，不之應也。今六禮方行，而二豎告期矣，可奈何。因記成語一句，上二字適如所諱，用勒石以示表念。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不棄菲葑，盍亦顧名思義乎。己巳冬日女弟張瓊英絕筆。」

葉東卿題「敬吾心室識篆圖」，自言與朱某堂論文道古過從之密。某歲冬，相晤清江浦舟次，聞市肆有售秦漢印數十枚，急約往觀，衝風冒雪，歸途夜暝，同路於道，衣履泥泥。某堂云：「此所謂如印印泥也。」相視而笑，此亦印壇美譚也。

收藏印多憲作韻語，類於銘矣。唐杜暹清俸買來三語，記於卷端，雖未入印，卻是椎輪。陳仲魚鱸云：「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沈晚叔廷芳云：「購此書，甚不易，遺子孫，弗輕棄。」蕭寥亭夢松云：「名山草堂，蕭然獨居，門無車馬，坐有圖書。沈酣枕藉，不知其餘，俯仰今昔，樂且晏如，蕭寥亭銘。」王述庵祖云：「二萬卷，書可貴，一千通，金石備。購且藏，劇勞動。願後人，勤講肄，數文章，明義理，習典故，兼游藝，時整齊，勿廢置。如不材，敢賣棄，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箠。述庵傳誡。」又孫徵之文川印作五言百七十字，楊幼雲繼振印作散文百九十五字，蕭王楊印其末且具款，亦可謂好事矣。辛酉夏日，追暑郡中屠氏櫟館。仲弟端己文求象山謝沖尹道用同縣屠武仲果相從問學，

文史之暇，兼課書刻。冲尹神解超悟，功力亦厚，用垂露法寫《蘭亭》最工，篆書師李少溫，即以其體入印，時有新意。端己筆力剛健，書與印皆未嘗學鄧山人，而涉筆輒與之合。眞書最愛王遠之宕逸，或參李仲璇《曹子建碑》意，雜籀篆爲之。武仲年最少，臨《魏靈藏》、《孫秋生》諸造象，摹漢鑄，皆有氣魄。公阜家竹林巷，密邇屠園，日日相過，諸子亦多得指授之益。盡兩月罷去，泉石竹樹，歷歷可憶，而此諸子盡登鬼錄，痛可言耶！

陳逸字道希，同縣女子，天才僑邁，尤擅豪翰。落筆酣勁，有丈夫氣，似張二水，似倪鴻寶，並世未可多得。丙寅客滬上，從余問字，嘗爲連成十印，蓋深許之也。

昔人言字印不宜著印字，非也。字印不著印字，蓋漢世大體如此。然如「田紹之印」又一面則云「田翁孟印」，「田青肩印」又一面則云「田長賓印」，「秘壽之印」又一面則云「秘子游印」，「趙福」二字印又一面則云「趙長孫印」，皆字印著印字者也。

柏人者，迫人也。張喜之印「宜身至前柏事母間」，直以「柏」爲「迫」。

蕙風丈素好余印，《餐櫻廬漫筆》時及之。比余於陳秋堂，且謂有「靜、潤、韻」三字之妙，故丈殞余挽以聯語云：「詞學導先河，重拙大消息微茫，獨有心靈追白石；印人承末契，靜潤韻品評矜許，可堪刀法愧秋堂」。重拙大則其夙昔論作詞之三要，見《玉梅詞話》。

吾鄉當大嵩江入海處，有小山曰「球琳山」，亦作「毬繡山」，實羊求休之轉音。山產印石，世稱大嵩石者是也。舊聞每歲采石，祠以太牢，戚元敬易之以羊，自是遂絕，故名羊求休。朱竹垞詩「羊求休嫩大嵩老」，誤以爲二物矣。全謝山詩「吾鄉用私印，大嵩亦擅名，洞天萬山骨，色相百變成。餘分爲春凍，中有紅猩猩。」羊求休多紺色，佳者有凍，故云，惟謂洞天萬

浙不學趙揚孫偏師獨出
時英雄文何陋習一蕩蕩
不似似傳謀術我思授筆
一塵金鼓鼓不競還勝鋒
文子先生心之
老年漢竟書圖



山，則作者未履其地，不知出自瀕海小山也。余童時猶見大嵩鹽場諸邨人家多藏此石，道左垣角，時或見之，今則不可多得。

朱竹垞以明崇禎二年己巳八月廿一日生，今年丁卯，三百歲矣。滬上學者於是日設位公祭，爲文酒之會，亦一時盛事。吳興朱彊邦丈孝臧生辰在七月廿一，恰先竹垞一月，屬余刻「先竹垞一月生」六字印。既下墨，未奏刀，又屬改「先」字爲「前」字，先、前同義，而語氣微有不同，前輩遺詞不苟如是。

丁卯冬，日本山本悌二郎來上海，缶廬丈適已捐館，乃徵趙叔老、王啓之及余三人各治數印。余爲作三印，曰「澄懷堂主」，曰「大司農印」，曰「姓畊雨讀」。山本富收藏，有《澄懷堂書畫目錄》行世，爾時官彼國農林省大臣，余所刻「大司農印」四字，擬漢泥封，尙愜意，時人擬泥封多帶厚邊，余不貌爲。

南海舟次閱《嶺南述林》，其記漢魏符玉印有云，八體署書受書今不復見，唯摹印繆篆藉捷仔印及秦璽文存其專較。按繆篆之義說者不一，桂未谷舉凡漢晉印文均目爲繆篆，仲容乃謂如捷仔印之類作鳥蟲書者方是。茲姑不論，然仲容所見漢印實鈔，私印作鳥蟲書者，如新成甲侯志王武等，散見諸家譜錄，不一而足。奈何藉此二者始存專較乎？

癸亥爲道希刻名印，擬漢五字章，旁款作《李仲璇碑》字體，忘之久矣。己巳秋客廣州，於蔡哲夫守坐上見潛江易均室忠錄所選明清諸家印，凡一厚冊，是印赫然在其中，蔡易二君徒見其款署「石荒」，不知石荒爲何人也。道希以丙寅游粵，明年入鄂中，遭亂，盡喪其裝篋，是印乃展轉入於易君之手，又展轉入於作者之目，不可謂不奇。當均室不知余時，方且疑余爲古人，余別道希三載，見其私印已爲好事者藏弃，亦幾幾疑道希爲隔世人矣。均室稱是刻深入兩京，而無時人習氣，則不敢當。

漢印概論

(中)

叁 印文

一、字體

漢印的字體，有繆篆、鳥蟲書、隸書和古璽文字四種。繆篆是主體，佔了絕大多數。鳥蟲書只用於少數印章。隸書目前僅見於陪葬用的石印。而使用古璽文字的印章，更屬鳳毛麟角。

① 繆篆

繆篆是漢代摹印的專用字體。它是在秦代「摹印篆」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摹印篆」略異於同時的金文和石刻文字，它在田字格或日字格之內，為把形體適應具體的需要，多趨方整，和比較地停勻，有時甚至採取挪移的辦法，以便安排，但稍粗放一些。西漢初期的印章文字，基本上繼承了這一體勢，而日益向結構勻稱，和線條圓轉方面發展。由於字體綢繆屈曲，筆劃飽滿，所以到了新莽時，便冠以繆篆之名了。線條發展至此，那雖無框格，而大小平正，亦可齊同。戴侗在《六書故》中說：「凡字有從多而省者，趨於巧便也；有從省而多者，趨於巧繆也。」一些印章作者，每字往往以橫筆或豎筆各六畫組成，或接近於六畫之數，只要不礙於辨識，或省或增，務求勻密有致。東漢以後，這一趨向愈來愈有所發展。





②鳥蟲書

鳥蟲書是一種以篆書為體幹、以鳥蟲形象為線條裝點的古代美術字體。它最早出現於春秋後期的青銅兵器、銅器的銘文，筆道故作委迤盤曲，摹擬蟲形，或加鳥頭，追求勻整多姿，富有裝飾的效果。古璽文字使用鳥蟲書的比較少。漢代鳥蟲書比較流行，新莽列為「六書」中的一種。據史傳所載，當時工寫鳥篆的，為數尚多，所以在瓦當文字中，也有「永受嘉福」這樣的佳作。銅器銘文更不用說了。就傳世漢印和印譜所見，鳥蟲書印起碼有一百多方，鳥書以鳥頭為標誌，其他筆畫盤屈如蟲書，如「張猛」、「熊得」、「日利」、「毛獲私印」等。蟲頭不像鳥頭，特徵並不明顯，所以蟲書便以蟲身的蜿蜒回繞作為書體的徵象。如「東憲私印」、「王護私印」、「辟疆」等。鳥蟲書印有兩種：一種約在二點二五公分左右，有鳥書、蟲書，和魚鳥等形狀組成文字的，筆畫比較工巧精麗，如「新成甲」、「武意」、「夷吾」、「祭睢」、「王武」等，當中多為玉印；另一種約在一點五公分左右，多為蟲書，鳥書絕少，全是銅印。



③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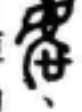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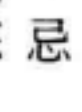
隸書之名始於秦代，見許慎《說文解字·序》所說的「秦書八體」。但以隸書入印，却淵源早些。一九七五年，在江陵鳳凰山第七號墓所出「冷賢」兩玉印，一為篆書，一作隸書，這墓據隨葬器物的形制推定，應屬秦昭襄王時期（公元前三零六年—公元前二四七年）。也

就是說，用隸書作印，在秦代之前業已出現。

五十年代以來，在湖南長沙的西漢初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批殉葬用的石印，官印、私印皆有，製作比較粗糙，用的多是隸書，與當時竹簡、帛書所寫的隸體基本相同，官印有「春陵之印」、「宮丞之印」、「武岡長印」、「逃陽令印」、「西陽長印」等，私印有「門淺」等。在馬王堆二號漢墓中，出土了龜鈕鑲金銅印「軟侯之印」，書體也有較多的隸書意味。奇怪的是，戰國晚期，以隸書作實用印的倒有其例；而到了漢代，用隸書入印的，反而只有殉葬用的明器。這是頗可注意的。長沙還出過一方文曰「長沙僕」的殉葬專用印，「長」字為隸書，「沙」、「僕」二字有些筆劃像蟲書，甚為別致，附錄於此。



④古璽文字

漢代儘管存在着「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而古文由此絕矣」的情況，但文字之學並未失傳，同時，尊古思想在當時比較濃厚，有些精究先秦文字之士，偶爾以古璽文字入印也不是沒有的。周世榮《長沙出土西漢印章及其有關問題研究》所舉「黃惑」一印，爲秦漢之際墓葬所出，圓形白文，文字結構爲古璽文字，它可能是西漢早期之作，但也不排除爲先秦遺物的可能性。《文物》一九七二年五期《曲阜九龍山漢墓發掘簡報》一文載：一九七零年五月，在山東曲阜九龍山西漢大型厓墓中出土三方銅印，有文字作繆篆的「王未央」，也有作古璽文字的「王慶忌」和「出內（入）大吉」兩印。根據墓中有「宮中行樂錢」，封門石上刻有「王陵塞石廣四尺」字樣，並有銀縷玉衣殘件、「駟馬安車」等隨葬物，當是魯王的墓葬。班固《漢書》卷五十三《景十三王傳》有關魯王的記載說：「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凡六傳，至王莽時絕。「王慶忌」一印，就是孝王劉慶忌的印章，「王」是身份，不是姓，與「王未央」意爲王業未艾相同。劉慶忌的祖父劉餘，因擴建宮室而拆了孔子的舊宅，在壁中得到了《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等古文經，也許因此得傳古文之學。劉慶忌死於宣帝甘露三年，即公元前五十一年。印爲西漢中期之製當無問題。「王慶忌」三字雖屬先秦文字，然與習見古璽文字慶忌作、忌作略異。「出入大吉」一印，故宮博物院亦藏有一方，結構相同而排列殊異，見《古璽集編》四四五頁。



二、文式

這裏所說的文式，指的是印文呈現的樣式，如陰文、陽文，或白文、朱文。

①陰文·陽文

一般地說，凡物挺出的謂之陽，凡物凹入的謂之陰。由於古今用印方法不相同，因此對陽文與陰文的叫法便不一樣。

漢代雖有紙的發明，但那時用印是蓋在泥上，而不是蓋在紙上。因此，對陽文與陰文的看法，兩者便截然不同。《炳燭齋隨筆》說：「凡後人之印章以印紙，故凸起處其印文亦凸，凹陷者其印文亦凹。古人之印章以印泥，故凸處其印文反凹而陷，凹者其文反凸。所謂陽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凸也；所謂陰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凹也。蓋從其所印而言之，非從其所刻而言之也。」

既然用法不同，印文的陰陽標準便該兩樣。

具體地說，作封泥時，印章上文字凹入的，蓋在泥上便挺出，反之亦然；決定它是陽文或陰文，這要看泥上所呈現的文字而定，挺出的爲陽文，凹入的陰文。而以朱色印在紙上，這是漢代以後的事。印章文字凸出的，蓋在紙上亦同樣凸出，這是陽文；印章文字凹入的，紙上呈現的亦凹入，這就是陰文。封泥與印紙，兩者儘管不同，但印文的陰陽，都以蓋出的效果來確定，這點是彼此一致的。



②朱文·白文

朱文和白文的叫法，是有了朱色印記以後才出現的。在漢代以前，無所謂朱文、白文。東晉以後，製紙發達，官府公文皆棄簡冊而易以紙張。《魏書·盧同傳》載，在公文簿籍的合縫處，往往加蓋朱色印記，以驗篇頁前後的連貫，印章使用了朱色顏料鈐蓋，才有挺出的朱文和凹入的白文。

在先秦古璽中，朱文和白文的形式，都同樣習見，官璽、私璽都不分彼此地使用朱文和白文。官璽之使用朱文或白文，有它的地區性；但私璽則以朱文較多。到了秦代，官私印一律改用白文。

漢印繼承秦的傳統，白文佔主要地位。官印全用白文。私印也以白文爲主；在西漢中期才有朱白相間印，朱文則始見於西漢後期。這是就目前所能看到的出土漢私印而言，繆篆雖然能增減盤曲，起到調節虛實的作用，但清一色的白文（在封泥是陽文），畢竟單調些。朱白文相間（在封泥是陰陽文相間）或朱文（在封泥是陰文）的出現，將使印面的形式和章法更加豐富多采。



③ 朱文白文相間

一印之中，部份字用朱文，部份字用白文，這叫朱白相間印。這是西漢中期出現的新形式。如筆劃疏密不勻、難於安頓，用這一體式，往往可得較好的效果。大抵筆畫多的用白文，筆畫少的用朱文。如「郭意」一印，「郭」字豎作五筆，「意」字豎作四筆，由於朱文的線條與白文空間的線條粗細相等，那「意」字空白的間線亦成五道，與「郭」字白文豎筆相同，頗有以白當朱，以朱當白之妙。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裴君已印」那類朱白相間印，內加框格，等於增加了筆劃。分類如下：

甲、一朱一白



乙、一朱二白



丙、二朱一白



丁、一朱三白



戊、三朱一白



己、二朱二白



三、排列

漢代官私印的印文排列，一般以先右後左、先上後下為常式，但也有些例外。現介紹如下：

① 官印

朝官印章，制度較嚴，文字排列，不出常軌；但郡國官印，製作就參差多了。例如：



軍曲
侯印 1 2
3 4



海右
丞 1 3
2 4



平陽
侯 1 4
3 2



1
2



2 1

甲、二字印

②私印
私印的文字排列，二至四字的，除大多數遵循先右後左，先上後下的常式外，再就是所謂回文的讀法，即逆時針的讀法。其目的是把姓與名分列兩行，不使相混。之外，也有些特別的例子。而五字以上的，可說毫無例外都以常式進行排列，只是有些字佔位置多些，有些字佔位置少些而已。



2 1
5 4 3



3 1
5 4 2

2 1
3



3 2 1



2 1
3



乙、三字印

1
2
3



3 1
2



2 1
3



系統性國語講授

書法的基本理論和技法

主講人：黃 簡

(《書譜》執行編輯)

地 點：書譜社

時 間：七月起每逢星期四

6:00~8:00 p.m.

人 數：只收十名，兒童謝絕

平通港九第一家

學生專用字帖

存貨無多 欲購從速

書法團體按批發價優待

本社有中國安徽

紅星牌宣紙批發

歡迎洽談

書法招生

傳授隸書、正楷、行書及草書秘訣，另附設函授。

由 梁一青 老師親授 (師承區建公及謝熙等書法家)

接洽處：九龍慈雲山蒲英里七號地下
(新興模型玩具公司)

請下午電：3-288207 洽

有意者請電

5-726009 陶小姐洽



3 1
4 2



2 1
3 4



2 1
4 3



2 1
3 4



3 2 1
4



1 2 3 4

丁、五字印



1 2 3 4 5



4 3 1
5 2

肆 分期印例舉要



3 1
4 2
5



4 1
5 2 3

漢代從劉邦擁立為高帝（公元前二零六年），到獻帝被曹丕所取代（公元二二零年），前後經歷了四百二十六年。它包括西漢和東漢（或稱前漢和後漢），當中還夾了個短暫的王莽新朝。漢印傳世甚多，古印研究者一般只能粗略地分為西漢、新莽、東漢之製。有時甚至混入一些魏晉之作也無法識別。而要在西漢或東漢之中再劃分某一歷史時期，對印面形式的變遷，鈕制的興革，文字風格的遞演，略加解說，就不免有點茫然。

近三十年出土的漢印，就已發表的來說，超過了二百方。時代分期的探討，可以把這些科學發掘的漢印作為標尺。而傳世漢印，有一些亦可根據文獻的記載，尋出確切的年代。兩者結合起來，一個兩漢官私印的發展概貌，似可理出一個大致的輪廓。當然，要更明細一些，這還有待於今後新的地下發現。

一、西漢的官私印

西漢的歷史分期，約分三期：前期是自高帝至景帝；中期為武帝至宣帝；後期是元帝至孺子嬰。官私印的分期研究，即以此為界。

①西漢官印舉例

西漢官印以鑄印為主。除武官和頒授少數民族頭領的印章多為鑿印外，一些地方官印，如「濕成丞印」、「武陵尉印」等，亦出鑄鑿。其初，因沿襲秦代遺制的關係，往往有田字格或日字格的形式，直至中期，在某些地區還有少數的留存。因此，如有田字格的作為西漢早期的標誌，看來並不可靠。大抵前期的文字多用圓筆，筆道比較粗壯，而流動自然，不斤斤於字劃的屈滿。到了中期，文字才逐漸趨向於方筆，盤曲現象也多了些。初期的印稍大，有的大至二點六厘米見方，如「代馬丞印」就是如此；晚期的一般多在二點三厘米見方左右。

a. 西漢前期

皇帝信璽

皇帝的璽，這是官印的極品。傳世封泥有「皇帝信璽」，二點七厘米見方，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泥作赤紫色，有繩紋，這是木牘上的遺物。《漢舊儀》說：「皇帝六璽，璽皆白玉，螭虎鈕，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種，……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這封泥，作田字格，篆法縝密圓轉，當是西漢初期之作。



皇后之璽

白玉質螭虎鈕，四側刻雲紋，二點八厘米

見方，通高二厘米，通體晶瑩。一九六八年九月出土於陝西咸陽韓家灣公社狼家溝的水渠旁。該地距埋葬呂后的長陵較近。呂后名雉，高祖五年（公元前二零二年）封為皇后，死於呂后八年（公元前一八零年），先後篡權十餘年。據《漢舊儀》載：「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后之璽，金螭虎紐。」此璽亦螭虎紐，與史籍所載基本一致。考古工作者認為，西漢末年，赤眉農民起義軍焚諸帝陵，呂后陵亦被焚掘，玉璽可能因此遺落土中，後被水衝至水溝，歷二千年才重新發現。



淮陽王璽

玉質覆斗鈕，二點二厘米見方。漢高帝得位之初，分封了一些土地給有功開國的異姓諸侯王，為了避免封建割據，隨後便加以限制和消滅，並把許多兒子分封為王，派遣到各地去，委任官吏為助，以求政令達於全國。高帝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封兒子劉友為淮陽王，食邑於今河南淮陽縣，便是這一措施的一步。這玉璽當在受封時頒授，製作精美，這是傳世的唯一玉質玉璽。封泥中還有「河閒王璽」（前一七三年獲封），「菑川王璽」（前一六四年獲封），晚於這玉璽二、三十年。



安陵令印

銅質龜紐，二點二五厘米見方。安陵為西漢第二代皇帝惠帝的陵寢。他死於惠帝七年（前一八九年）八月，葬於長安城北三十五里，即今陝西咸陽縣以東十里。當時在陵寢所在地設置安陵縣，移倡優樂人五千戶供奉守護。「安陵令印」就是當地縣令的官印。本來萬戶以上的大縣才設「令」，這當是對新喪皇帝的一種禮遇。東漢時，安陵由大縣降格為小縣，縣官改稱為「長」，日本大谷大學藏有「安陵長印」官印。封泥有「安陵丞印」，這是輔助「令」、「長」僅次一級的縣官。



奉常之印

奉常為漢初負責宗廟禮儀的官吏。《漢書·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一四四年）更名太常。」注：「太常，王者旌旗也。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太常為漢九卿之一。「奉常之印」封泥，當是更名前的遺物。奉常丞為奉常的副手。



b. 西漢中期

滇王之印

金質蛇紐。二點五厘米見方，通高一點八厘米。一九五六年出土於雲南晉寧石寨山六號墓。在推行中央集權制的同時，對官印制度也進行了改革。《太平御覽·職官部》引《漢舊儀》說：「孝武皇帝元狩四年（前一一九年），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王公侯金，二千石銀，千石以下銅印。」「滇王之印」是這一改革後的遺物。《史記·西南夷傳》載，元封二年（前一零九年），西南蠻夷頭領歸順漢朝，獲封滇王，等級與諸侯王同。由於出身南方蠻夷，因此印紐用蛇紐。同屬王印的，封泥中還有「東平王印」，東平在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五十二年）立國，地在今山東東平縣東。



蒼梧侯丞

銅質，二點四厘米見方。趙光為南越小王朝的蒼梧王。擁有今廣西蒼梧一帶地方。元鼎五年（前一一二二年），武帝派遣將軍路博德、楊僕等率大軍南征。趙光降漢，封隨桃侯，其地被置蒼梧郡。軍候是負責偵察而比秩六百石

的武官。「蒼梧候丞」為當地武裝的一員官吏。由郡守改為太守，這是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一四八年）的事，但封泥中「潁川太守」、「沛郡太守」、「會稽太守」等，無框格，而「清河太守」、「河間太守」、「即墨太守」則有田字格，可見形式並未統一。如以「蒼梧候丞」一印為例，西漢中期的官印，田字格的體式依然存在。



西河農令

銅質鼻鈕，二點三五厘米見方，身高零點八厘米，通高一點七五厘米。一九七三年出土於內蒙古杭錦旗霍洛登公社漢城遺址內。西河郡設置於武帝元朔四年（前一二五年）。《漢書·食貨志》：「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是西河農官的設置，與張掖、酒泉郡的設置時間相當。酒泉郡設於元符二年（前一二一年）；分武威、酒泉之地置張掖、敦煌郡，在元鼎六年（前一一二一年）；則西河農官之設，約在元鼎年間。「西河農令」官印的頒授，大概是在設置西河農官到元封年間（前一一零至前一零五年）。篆文圓渾勁健。



張掖尉丞

銅質鼻鈕，二點三厘米見方。「張掖尉丞」當是張掖郡的張掖縣維持地方治安的武官。「尉丞」一官，屢見漢印，瞿中溶以為是「都尉丞」的簡稱。大縣設左、右二尉，而僅稱尉丞的，可能是中等縣。張掖郡設於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年），張掖縣之設，及其官印的頒授，當在元封年間（公元前一一零年至公元前一一零五年）。



c. 西漢後期

康陵園令

銅質，二點三五厘米見方。著錄於《十鐘山房印舉》。《漢書·平帝紀》載：帝以元始五年（公元五年）崩，葬康陵，並移民守護。此印當是看守康陵園寢的官吏所用。



漢匈奴栗借溫禺鞮

銅質駝鈕，二點四厘米見方，通高三點二厘米。一九七三年內蒙古文物隊在伊克昭盟徵集所得。栗借為匈奴貴族的姓氏。溫禺鞮是匈奴王號之一。《後漢書·南匈奴傳》：「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弟當為單于者也。」漢頒發給匈奴印綬始於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二年），呼韓邪單于到長安，獲頒「匈奴單于璽」。頒印非一次，從這「漢匈奴栗借溫禺鞮」一印的文字風格看，這當是西漢後期之製。





方召麐畫得力於書

·漫翁·

方召麐以畫鳴於世，近年來活躍於國內外，獲譽頗盛。但我却覺得她的字更有可觀處。

中國人說「書畫同源」，這是極有見地的。而實際上書畫不但「同源」，而且往往「同法」。古來有成就的國畫家，首先必須練成一手好字，因為練字實際上是練習用筆，用筆純熟，稍加指點即可作畫。現在有不少畫家，竟然不能題款，這就不能不限制了繪畫水平的提高。

方召麐的字，和她的畫風是一致的。她的啟蒙老師錢松喦先生說：「方召麐的書法與繪畫，俱從造化和書卷中來。」她的畫有一種純真的天趣，拙樸厚重。她的字亦如是。用筆純以中鋒出之，真草二體較多，而行楷尤為動人。她題畫亦多用此行楷，和畫面溶為一體，近年來益趨老辣，行氣中帶着蓬勃蒼健的精神。

余初見方氏的書畫，用筆厚重而大膽，以為男性。及見面，方知是一位年已古稀的老太太。據她自己介紹說，她的畫得力於她的字，字是從小就練的，比她學畫還要早出十年呢。她畫風屢變，多有創新；但書法却遵循傳統，規矩甚嚴，也許正是賴此為根本，故能進退自如。書法於繪畫之重要作用，細讀方氏的作品不難悟得。

東修碣石以觀滄海
島峙時村木叢生百州
風蕭瑟波湧起日日之
中星漢繁陳若出雲裏

方召麐筆 梁溪方召麐書於九都

古紙硬黃臨晉帖

矮
菱
勻
碧
鋪
唐
詩

讀友書法作品

沈定庵書

關曉峰 書

倚舉
樹頭
聽望
深明
泉月

集李白詩句
壬戌冬日
碧曉峰



黎豪刻



中國書畫報

馬振霄 刻

讀友篆刻作品

